



解良, 辽宁新宾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现居北京。

余怀吟:“有友有友在远方,或称少年或老苍。”我也有友,发小、同学、战友,在千里之外的家乡,皆“老苍”。我们之间偶尔联系,只有一个渠道,手机。

有一天,我在同学群里用一段顺口溜透露了我在北京的行迹。

胸前挂上敬老卡,
拎袋垃圾把楼下。
放学去接外孙女,
离校打车奔大厦。
学习奥数三小时,
晚饭去吃萨莉娅。
下课时间八点半,
没事我把手机刷。

我坐在教学楼下层餐厅区提供给食客们的候餐椅上,读安东尼奥·塔布齐的《时光匆匆老去》,随这位意大利作家去追寻时光的奥义,内心渴望

有友有友在家乡

解良

能唤回与自己渐行渐远的记忆。读到眼倦,把书放回包里,习惯性地掏出手机,看有没有家人、朋友发来的信息,接着刷朋友圈,在群与群之间兜兜转转,渴望看到家乡人,得到来自亲朋好友的一点消息,包括吃瓜。

最近一次回家乡还是在疫情防控后期,去沈阳参加亲属的婚礼,顺便回到县城,因过境疫情高发区到家后即被隔离。回程很糟心,若从沈阳换车,大数据跟着你,回到北京还要被隔离七天,影响孩子上班、上学,我们只好绕道而行,打车到无疫情的吉林柳河三源浦机场,坐飞机回到北京。这次回乡说好了要与两位同学去看望一位发小,结果房门上被贴上条子没去成。约好下次见,没等到下次,这位发小便离我们而去。记忆里这段难捱的日子就如卫星云图留下的一次“锢囚锋”。

离开家乡八年,时间一点一点让我认了从前不认可的一些事情,逐年老化,接受种牙是为了尚能饭否,每天走两步及吃点小药是延缓健康指数下滑。当然,自然脱发了我不会考虑种植。老龄化给予我的好处是,被功利、欲望和荣誉抛弃,从前在意的很多事情现在已不在意,傍大官一样傍上清静;记忆力不断下降,遗忘如河水倒灌,于冥冥之中淹没了记忆中的珍藏,

父母不在了,家乡正在向故乡演变,与家乡通气的管道越来越窄,只剩下刷手机。每当我刷到同学、同事或熟人的照片,刷到乡里乡亲及家乡风貌,仿佛在深秋之夜听暖气管道上水,内心深处“咕隆咕隆”作响,渴望这张图片能牵出我的一串长长的记忆。

我刷手机大多是阅读文字,不看视频,语音我要转换成文字来读,这与周岁前的外孙女有关。好不容易把她哄睡了,我把手机静音放在一边,可一有来电或没设“消息免打扰”的微信提示,手机振动得在桌面上直打转,把外孙女吵醒了。这让我对声音反感,抗议的方式就是不发语音,不打扰别人,自己读无声的文字,看无声的图片,这成了链接我与家乡情感的一种方式。有同学从北京回家乡看老妈,路过我家住的那条老街,拍一张照片发给我,让我看到了久违的家。家乡地面有同学聚会,外地朋友到访,发来图片,我如晤老友,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处处酒相留”的家乡。

某个晚上,我写下一个句子:我的记忆涵盖了家乡小城的每一个地方。忽然停下来,问自己,你是不是在吹牛?

“你知道高铁站设在县城什么位置吗?”有一位朋友发微信问我。他

是我同乡,也是作家,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安家立业。

家乡的县城不通火车,建高铁的消息几年前就开始在微信里成为热门话题,令家乡人与身在天南地北的游子奔走相告,翘首以待。终于,沈阳至白河铁路工程于2019年10月16日在家乡境内开工,家乡的县城成为这条铁路中间的一站。几天前有朋友发给我一段小视频,视频介绍了高铁站设在县城的具体位置。我马上回朋友:五副甲。

五副甲是县城东几华里的一个村庄,现已与县城连成一体。每天有众多散步者从县城走到这里,散步者中有我的发小和几位同学。某日,同学通过微信发我一张照片,是五副甲村的村碑。我笑了,村碑上的文字是我根据资料浓缩而成。同学知其一,不知其二。于是,我给他们讲了我与五副甲的故事。

夏日的一天,我在北京接到一名家乡警察的电话,他执行公务开车来北京,有五副甲村人求他给我捎点东西,他不知我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他的地址要我去他家取。我来北京这些年大部分时间做“宅男”,好多地方没去过。我用手机查好线路,乘地铁,换公交,辗转一个多小时终于见到了家乡的警察,他打开后备箱,我看到一筐新鲜的家乡大鹅蛋,还有鸭蛋,蛋隙间隔有切断的碎草,扑来浓浓的乡情味道。

我在千里之外接受了这份来自家乡的心意,感动的是家乡与我缘未断,情未了。同学问,人家为啥千里捎鹅蛋给你?我答,我们至今还没见过面。



石春燕, 陕西耀州人, 新疆作家协会会员, 石油作家协会会员, 曾在《地火》《西部》《绿洲》《诗歌月刊》《满族文学》等期刊发表小说、诗歌作品。现居新疆。

时常有人问我,看您不像新疆人,您老家是哪的?陕西。陕西哪里?耀县,现在改回去了叫耀州,心底还冒出一句“家住陕西耀城县”的戏文来。若是人家还是一脸迷糊,我赶紧补充,出耀州窑的地方,书法家柳公权,坐虎针龙的药王孙思邈就是我们耀州人。一说起耀州,好像在大唐历史上光彩挺多的,若是追根溯源,各种传说故事会把人引到更远的周文王时期。

耀州多山,南边有药王山,北边有文王山武王山,中间夹着黄土高原的沟、峁、咀、塬。药王山上有一副幽谷仙境的楹联:“古柏森森曲径云中绕,紫烟袅袅清泉涧底流。”山中美景自不必说,农历二月二的药王山古庙

文王山前的戏和文

石春燕

会“万众朝山敬香火,祁拜药王得瑞应”,盛况空前。但第一次上药王山已是我上高中以后的事了,总不如文王山日常见。

我小的时候,一出门面,朝北看见的就是文王山,文王山西边低一点的是武王山。传说因周文王和周武王射猎、征战于此得名,明人亦有“文王射丰于此”的记载。有几回夏季里,我母亲说,北边子黑实了,文王山白雨来了,快往回走。“一折青山一扇屏”,有时我母亲又说文王山把雨挡住了,云散了,雨没相了。我母亲还讲过周文王为姜子牙拉车轳,走了808步,把绳子拉断了,姜子牙后来保了周朝808年的江山。这个故事比姜太公钓鱼还玄妙,深入我心。我母亲有时唱起秦腔《下河东》里《三十六哭》一折,唱到“周文王哭的伯邑考,周武王又哭姜太公”唱词,我便会想到周文王拉车来。

耀州“三塔九咀十八塬”,文王山南坡底的石柱塬是十八塬之一。从耀州城塔坡往上20里,就到石柱塬了。石柱村在文王山南坡五公里处,一村大都姓石,说不定就是史志上的石家塬。塬上左一道扁担沟,右一道沟西沟,翻过沟去还是沟,绵延不绝。

没牙的老人们说,从前村里的开福寺山门口有4根石柱,故谓之石柱村,乡镇以村名。我就读的石柱中学

改建在开福寺的根基上,女生宿舍是一个雄伟的大殿改成的,门口的台阶很高,大门和窗格子是佛寺雕刻式样,却未见过菩萨的面。

石柱村往西翻过沟西沟就到沟西塬上的上官村我外婆家,我母亲做姑娘娃时常跟我几个姨翻过沟西沟跑到各个塬上去看戏。我们翻过沟去走亲戚,一上塬走不了多远就能听见三外婆在村口喜眉笑眼地跟人说:“故县村的客来了。”

石柱村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还叫故县村,是古石堡县治所在地,始建于北魏初年,像三外婆样的老人叫惯了故县村。故县村还有一个名字叫下堡子,是相对上堡子村而言,两个堡子塬以一条东西向的路分治,现合二为一叫石柱村。我记事的时候,下堡子已没有堡子的样子了,只记得堡子城门口放露天电影,堡子各家房子在村里高出一大截,大概是原来的城根子,我们离城门口近的人观影地势得天独厚。戏曲电影《火焰驹》《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母亲常讲起的故事。堡子中间一条青石板巷子,相对十几家大院子,住户都姓石,大概都是一个先人的子子孙孙。房梁屋檐雕梁画栋,重檐翘瓦,屋顶上都是好看的飞禽走兽。后来,各家兄弟们开枝散

叶,一个一个搬离了堡子。

堡子外边有一个大戏台,耀州有“三座戏台面朝南”之说,这个戏台却是朝东的。村里人爱唱戏,过年唱戏,劳动之余也唱戏,以前过年村支部的大喇叭里早晚常放秦腔戏。村里死了人,有钱的儿孙都要请戏班子唱戏,唱《男寡妇上坟》《诸葛亮吊孝》《下河东》,悲悲凄凄,惨惨戚戚,唱的都是故事,听的看的人都过足了戏瘾。我不满6岁时,母亲在台上演过秦腔戏《周仁回府》。有一年天旱,多少日子不下雨,眼看地里的玉米苗都拧成了绳,城门口的京田婆带着我们一伙子不懂事的毛丫头跪在戏台子刻花纹的青石板上烧香求雨。雨求来没有,不记得了,倒记得京田婆八十大寿的时候,在她家的院子里看了一场皮影戏。

我母亲爱唱秦腔,高兴时唱《拾玉镯》《柜中缘》,不高兴了唱《窦娥冤》《秦香莲》《王宝钏》,在娃们不听话的时候唱《三娘教子》。那时生活比较苦,母亲爱说“饥时糠也甜,饱时肉也嫌”“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像戏文一样的话。秦腔里前朝古代的故事和人情最先打动了,我曾站在石柱中学的操场上瞎想,想象一个遥远的世界。

终于有一天,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出了故县村,走出了石柱街,走出了耀州城,走过了几十个长长短短的春秋。时光如梭,急匆匆地向前去了,而我像一只洄游的鱼儿,时常回到文王山底下,眼望着文王山,只想爬上文王山顶,找一找文王访贤或射丰的遗迹,或者坐在自家院子里听母亲唱几句《三娘教子》。